評釋 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二

仁13
60
2

評釋韓非子全書卷之三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十過

舊刊。有第十字。過。失誤也。言君人之於行政任人者。不少防檢則有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周禮太宰四曰官常以聽官治。又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而好五音。以下文推之。音下脫不已二字。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離國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讀爲人所笑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

陳深曰、先有後十件事方冠十柱、聽字有力、

首尾呼應法、
傷其目、苦戰可想
始而噫退、終而弗能絕於口、人心無操、千古皆然、可戒可愼、
酒臭字有味、

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按小上脫行字。昔者楚共王莊王之子。名審。飾邪篇。淮南子。竝共作恭。與晉厲公名壽曼。景公之子。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楚臣。名側。渴而求飲。豎穀陽豎豎同。高誘曰。豎。小使。穀陽其名。楚語注。評註噫作嚘。淮南子作譆。穀陽子反之內豎也。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噫退。酒也。評註噫作嚘。淮南子作譆。穀陽曰。穀上舊刊有豎字。非酒也。趙世楷本無也字。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後漢文苑傳。注引淮南子作遂醉而臥。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高誘曰。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方云。亡忘通。而不恤吾衆也。淮南子恤作

解題、
首尾、
解折無所遺、
君勿憂二字結

作率。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說客舊以辭失實。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淮南子作非。欲禍子反。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名詭諸。武公之子。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大王之子。虞仲之後也。虢。王季之子。虢叔之後也。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垂棘。地名。出美玉。與屈產之乘。四馬曰乘。錢塘懋汝功曰。本其所生長之地曰屈產。孟子陳良楚產也。左傳屈產之乘。杜預注。屈地所出良馬。趙岐以屈產為地名。誤。何休曰。乘。備駟也。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之道。恐我道誤。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

上長句妙、

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

貪利是眼、以三字起、先定其斷、

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

不可願勿許五字、顧上三字而變之、

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方云。輔兩

傍夾車木也。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左傳輔車相依。杜注輔。牙車也。益泥於前有脣亡齒寒之語。而爲此說。矣然非是。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讀正是字。古亦有。若假

戲謔中見喜滿于言面、

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

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淮南子。作還反伐虞。喻老還反滅虞。處二年興兵

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原注。出公羊傳。鳳卿曰。在穀梁傳僖二十年。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讀依舊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穀梁。益作加。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

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左傳呂氏春秋。淮南子。新序。善謀篇。並載此。

無禮括上執囚、狎拘四字、

由無禮也、束筆、

靈公之在娠母得奇夢、遂以庶

奚謂行僻昔楚靈王爲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

徐君。原舊注。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史記張儀傳。索隱曰。中射謂侍御之官也。原舊注。中謝佐制者。注中謝官名。方云。中若中謁之中。儀禮燕禮注。中謝佐制者。注引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左傳。黎。史黎山。服虔曰。黎東夷國名。射人納賓注。射人爲擯者也。中射士伍舉也。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

機也昔者桀爲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鬼。思玄賦注。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

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

死乾溪之上。左傳。申會。在昭四年。乾谿。在十三年。韓子謬矣。故曰行僻自用無

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名元。襄公之子。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

子爲嗣而其在位中所爲如此僅僅由名士在朝以免于喪奇夢果靈乎否

說字既已見其心之惑

惑益露

而放馬設舍以宿李斯傳云吾不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猶解馬也言休息也西征賦稅駕西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夜分荀子注分半也

而聞鼓新聲者王粲詩養論注引韓子聞下有有字登樓賦注夜分而聞有鼓瑟者寡婦賦注作鼓瑟下兩使人二字樂書無殷紀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史遷謬矣

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對曰弗聞其狀似鬼神方云旁鄉左右無有人鼓是聲者而衛君之舍聞是聲焉故曰似鬼神

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文選注作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名彪悼之子鱄之於施夷之臺御覽作虎祁山璠曰施夷臺名蓋虎祁左傳晉侯築虎祁之宮注地名蒲阪圁曰史作施惠正義曰一本慶新之堂酒酣靈公起公物曰公字衍史無起公二字曰有新聲願

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師曠晉太師字子野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晉語云平公說新聲注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正此亡國之音也撫抑也平公曰此道奚出道由也史作何道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先子曰作字衍乎言此涓之所與紂其爲之樂也然與史記不合姑存疑山崎周按恐錯簡似當作與紂所作爲與爲古通若孟子所欲與之聚之之與也作爲連讀似稍可通矣再按下文奚謂與猶爲也助也晉語注云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靡靡謂財用奢侈煞費靡爛也云云

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以下文例之人下脫之字舊刋有也字同下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物曰言終其曲也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所謂二字衍御覽可證

一推碎破

精於技如師曠者可也

再揭不可遂三字

如畫、

所好者音、平公三云而師曠亦以三不可應文

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聞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御覽作主君。別条无五字。平上有之字。作寡人老矣。所好者音。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原注。道從也。風俗通作從。集於郎門之垝。郎廊同。史記作廊門。藝文類聚作郭門。風俗通垝作危。有坐字。原注。棟端也。增。史無之垝二字。魏世家。說苑皆曰。范座因上屋騎危。禮記喪大記注。危。棟上也。垝危或通。再奏之。而列二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長笛賦顏延之曲水詩序注引。無頸作頭。舒作攄。音中宮商之聲。琴賦注引。無之聲二字是。聲聞於大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一本作捉是。爲師曠壽。反坐。舊刋。無坐字。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詳愼曰。絃急其聲清也。南都賦注引

自有色澤、

此作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御覽作西大山或西山。駕象車。論衡作輿。而六。後漢儒林傳注引此無而六二字。蛟龍。論衡作玄。畢方。原注。神名也。增。東京賦注。老父神如鳥。兩一翼者。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也。並轄。原注。蒲末切。舊刋。作鎧。齊策注。鎧牽同。蚩尤。星名。管子。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掌時。黃帝六相。蚩尤大常奢龍祝融大封后土。恐非其所誅者也。羽獵賦。蚩尤並轂。注楚辭曰。選衆以並轂。韓子曰。黃帝駕象車。畢方並轂。蚩尤居前。居前風伯進掃。應璩書作掃途。雨師灑道。高誘注淮南子曰。風伯箕星。雨師畢星。虎狼。星名。在前鬼神在後。螣蛇伏地。論衡。作蟲。蛇。增。泰族訓。螣蛇雄鳴。螣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注。螣蛇無足而飛。郭璞曰。龍類。說苑家語。山訓。龜策傳。騰蛇游霧而殆。於蜚蝗。吳都賦。躍龍騰蛇。注。楚辭曰。騰蛇。今後從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飛。考檢諸書。螣騰互用。難勢篇。亦作騰。鳳凰覆上。論衡。鳳凰作白雲云。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

上喜字、此恐懼字照映、

主君古謂其國君爲主君又見說苑奉使篇梁王聲其群臣而議其過章德薄不足聽之御覽足下有以字。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已而間恐脫援琴二字。史記可併師曠所奏太一五絃之琴。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能以亂其神高誘注。白雪清角之聲。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風俗通作大風雨暴至。大雨澧沛。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風俗通坐上有凡字。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焦氏筆乘。古人謂究竟盡無物曰赤。如赤坂赤貧赤族是也。平公之身遂瘠病瘠字書。瘠也。瘠也。風俗通作遂病焉王充論衡感虛篇載此作癃病淮南子賢冥訓。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風雨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淮南子無不已二字。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知伯瑤舊刊。知作智。舊注。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趙策注。范氏士會之後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滅之反歸反一作返。及諺。作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韓康子。莊子。將舊刊無之子名虎。將字是。欲勿與段規策注。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段規。吳注。姓譜。段。鄭共叔段之後。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愎驁。傲同。舊刊作鷔。諺。策作驁愎。吳注引韓子作鷔愎。彼來請地策有於字。而不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原舊注。狃者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策無其字。事之變康子曰諾策作已。善。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策作邑。下同。於知伯知伯說原本脫說字。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策及說苑作宜。他書作桓。桓策注。改作桓。桓子魏侈之孫。名駒。欲勿與趙葭策注。魏人。亦晉舊姓。蒲阪圓曰。淮南任登。說苑任增。魏策及說林任章。皆名異音同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

好利此貪、說字、亦爲其心事、

却以強怒字發之藏舍愎字

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彊舊刊作強讀自恃其強所以怒彼也而外怒知伯也

如弗予迂評弗上有是字其指兵於魏必矣不知予之宣子恐脫曰字

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舊注邑名策注漢志西河郡有皐狼縣又有蘭縣蔡或蘭字訛簡子之子名無恤知伯因陰約結策作締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名張孟談策作親是而陰疏二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原注二使因舊注以相約知其有異志也其指兵於寡人必矣策指作拇今吾安居而可方云趙之封內何處是可居云云張孟談曰夫董閼于閼讀爲安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簡主之才臣也簡子襄子之父名鞅大夫稱主董閼于簡子家臣其策作世治晉陽而尹鐸舊注尹鐸安于屬大夫策尹作尹注君鐸趙臣繼安于者也國語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注趙氏邑

叙事宛詳精世之不知文者則曰古文必簡不知其長處亦自有趣此段及孟子熊掌章是也

猶之唐人書修多作猶治也其餘教猶存策教上有政字君策注謂襄子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游俠傳裴注引無此字策同益衍文徐廣一伐郡亦有延陵縣延陵生趙氏臣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軍衍將君因從之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五官物氏存疑字通行覽察巡視也山氏曰列子五府爲虛而臺始成注周禮太府掌九職九貢之貨賂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五官之屬此耶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民不藏於府庫倫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臣當作民三年之食後漢書注遺猶留也有餘粟者入之倉舊本有上有遺字遺有間有脫文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奇人周按奇人奇零之欠字亦

就餘錢之上。說收集餘錢之奇零而使供城郭修膳之用也。原注。奇音羈。餘也。閒人也。（舊本注奇字下有謂字。舊增。）奇人有廢疾者。莊子作畸人。讀餘子也。司馬彪。莊子注。未應丁夫曰餘子。**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舍不容衆**。讀言出令之明日。舍府庫悉盈也。**府無積錢**。無恐不誤。或云。可字誤。讀言府無積錢之所也。**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以足矣**。以已通舊作已。**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高措楚**。策垣注牆也。荻萑屬。爾雅。蕭荻注。即蒿楚上句。言公宮之垣。屬上句。言公宮之垣。皆以荻楚牆之也。**有楷**有楷二字。一作其一字。**高至丈**。策丈下有餘字。藝文類聚作其高十丈。孫鑛本于作於。**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箘榦之勁**。舊刋作箘。箘篠當作箘。箘篠。禹貢可以徵。鳳注箘當作箘。不成義。當是箘當作箘之誤。書孔傳。美竹也。楛中天幹。凌趙本同原本。**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策作矣。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子下脫之字。**公宮令舍之堂**。令舍史舍。讀縣令之舍。**皆以錬銅為柱質**。質礎也。柱下石質。**君發而用之**。策君作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策作則有餘銅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讀舒張軍冀也。增使軍舒開不迫于城。久圍者皆然。**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竈居而處**。御覽作巢。舊刋作巢。為是。淮南子作緣木而處。**懸釜而炊**。御覽炊下有易子食折骨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策大夫作卒。**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策注謂將降下。何國之可下。策作如何。**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策作知士也。**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

困苦可想、

三句說盡千古英人智心事、

魏之君。淮南子有而約之乃四字。無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淮南子亡下有則字。御覽則作而。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策有矣字。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爲人也。麤中。讀中心麤暴。增策注麤粗同。吳氏云。粗厲少仁愛。而少親。我謀而策有未遂二字。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淮南子作乃。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三軍恐三君誤。諸本三作二。策陰約三軍。無之反二字。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舊刋作報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恐謀泄也。○前後與國策文不大同。二君以己巳。約遣張孟談。策遣孟談無孟談二字。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國語作智果。注。晉大夫。說苑作綽疵。策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轅門以車爲門。而轅外向。圓謂。項羽紀注。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吳氏曰。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通鑒取此。與策前後不同。智過惎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貌。增山云。如其間當有曰字。智伯曰。何如。策無因字。君作主。貌作殆。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讀禮記。君不如先之。君曰。策作智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策注言親與二國約無以字。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策注言附其城。今日暮將拔之而嚮其利。嚮物二云。與享同。周按。享受也。又按。訓向亦可也。○十字句。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策作釋之。無勿憂二字。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後見智過。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視屬臣。色動驚恐之貌。視屬。防閑之意。屬注也。焦氏筆乘。屬注通用。此必有變。

識鑒可喜。

貪已足破國、況加之此恆奈之何其可保其身

君不如殺之君曰策作智伯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之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策注宜康二一盜恐非當時之語此皆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策與其作其與破趙國策國作則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主之心可以無變矣評林安二一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見識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襲而擊之

韓魏襄子逆敘策注翼左右夾擊淮南子作疏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舊刋作智伯策作智伯知伯身死軍敗國分為三策國下有

亡地二字無為三之二字為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見晉語趙策淮南子人間訓說權苑謀篇蒲坂圓曰晉世家出公十七年智伯分范中行地哀公三年分地次年殺智伯史自牴牾而以韓子考之晉世家近實

奚謂眈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舊刋騁作聘是風俗通姓氏篇曰由余秦相也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明主當作人主得國失國何以舊刋何下有常字增宜作常何以文殺次耳說亦常誤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常同經也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秦紀注呂靜曰飯器謂之簋飲於土鉶如淳曰鉶飯器之屬瓦器也說苑作瓶注引此作刑孔子家語致思篇會有儉者瓦罃煮魚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王肅注曰土鉶瓦甌說文曰甌似小瓿大口而卑用之以食增墨子古者堯治

儉一字可以興國後人知之而故修何其不思之甚

平

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民也。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於土堁。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

斬山木而財之財。裁通。原舊注。當是御覽注。訛。否不成義。**削鋸脩之迹**原舊注。磨其斧迹。當作脩鋸削之迹。**流漆墨其上**原舊注。流布也。增。齊俗訓。剖剛削鋸。注。削。兩刃勾力也。按之猶其也。增。說苑。猶。漆墨之以爲器。按。流猶並髹音誤。墨作黑是。並未穩。輸之於官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說苑作二。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酒器。舊刊。酒作祭。是。墨染其外。朱畫其內。縵帛爲茵。學林卷四二十葉。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群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周按。唐書褚遂良傳。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又按。說苑反質篇亦載。當併按。淵鑑類函奢條。縵作縞。茵下有褥字。物云。無文之帛爲縵。帛爲縵。車無文也。汜論訓注。縵。帛也。細帛也。

說苑作縞帛。爲茵褥。**蔣席頴緣**。或云。頴上恐脫有字。原舊注。將草名。增。原道訓註。蒋者蔣實。其米曰雕胡。音槃。頴。帳額之頴。孝文紀。正義。引晉刑法志云。布其衣裙。而無顏緣。宋策。宋王爲無顏之冠。註。冠不覆額。是額顏義同。士術訓。越席不緣。言蔣草爲席。布飾顏緣也。**皆器增**說苑。觴勺有彩。圖見博古圖。**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說苑以沒。山璠曰。沒。猶滅。繫辭傳。伏犧氏沒。神農氏作。**殷人受之。**淵鑑類函奢條。殷人之人作周。**作爲大輅**舊刊作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以白土飾之曰堊。墀。獨對丹墀。日未斜是歷史綱鑑。堊音惡。說文曰。白土也。猶今石灰之類。**茵席雕文此彌侈矣**恐形文誤席非可雕者。**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二君子者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淵鑑類函奢條。**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漢書百官表。內史周官也。**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敵字恐衍。與上

招賢舉明其道 鄰字相支 固多端如穆公亦世多其人可不恐乎

舉功業以收上

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達未嘗聞中國之聲舊刊無嘗字諸本有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後爲之後恐衍方云請緩留之期以疏其諫史記說苑並作間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當作內史廖史上恐脫內字上史記史廖作內史增晉語注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爲佾備八音也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史記作還牛馬半死讀不逐水草之利故牛馬半死也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舊刊訛豐秦字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以已通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毋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政下似脫則字見呂覽不苟篇精神訓泰本紀韓詩外傳說苑反質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一統志海濱州乃利津霑化海豐三縣之地皆濱海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呂氏春秋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汜論訓涿作啄史濁鄒孟子離由左傳黎丘之戰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註齊大夫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方云海上脫於字奈人有圖國者何舊刊人作臣君雖樂之將安得說死君且安得樂此海也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史記田常田乞子子齊大夫成子其謚也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王子比干紂庶兄方云三之者言關龍逢王子比干與顏涿聚三之也說苑以臣參此二人者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說苑作中道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至精至誠如此則人君誰不聽而悟世之謀國事而從事浮華者吾不信也

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說苑正諫。爲顏燭諫齊景公事。故曰。離內遠遊。遊下恐脫而忽於諫士五字。則危身之道也。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是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僖公之子。名小白。九合諸侯。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十五年會鄄。十六年盟幽。僖四年。十四年。服楚。次年會首止。次年伐鄭。八年盟洮。明年會葵丘。一匡天下。定襄王之位也。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卽猶若也。舊刊有此病二字。管子作此疾。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舊刊。無夫字。讀上句。捍。不覓容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舊刊。魏作衛是。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無衛字。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舊刊。魏作衛是。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以上下文例。又能間恐脫焉字。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也下恐脫。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然則一轉遠舉。不肖者恐非桓公語。亦蓋齊東野人語。

說得明明、得告君之体者矣、

中而廉外、讀中心堅固。外有廉隅。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讀二句交互看。廉外而堅中足以為表準。堅中而廉外。足以大任也。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覇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方云。管仲死當在居一年上。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讀與之以政也。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方云。堂阜齊魯境。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飲奴罪切。死南門之寢。正義曰。呂氏春秋曰。桓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慨然歎。蒙衣袂而死。平壽宮蟲流出于戶。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蒲阪圓曰。此云二三月舉大數也。史記。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公守之室。公兵訛言群公子爭國而秘公喪不發。管子作圍公一室不得出讀為宮名訛。身死三月不收蟲出於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殺於其臣而

一語先勘破、

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總叙。有而字。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總叙無其高名之其字。事載列子。力命莊子。徐無鬼。呂子貴公及知接。淮南子精神訓。說苑。權謀。史記。齊世家。管子戒篇。

奚謂內不量力。折外特諸侯四字。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韓襄王四年。秦使甘茂攻宜陽。明年拔。史策載在宜惠王十六年。發端曰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明。韓相國史名侈。與國不可恃也。策注與謂山東。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而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方云。楚南之國也。言與秦伐楚也。是惠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原舊注秦害交於楚也。交猶移。君曰。舊刋君作公。善。乃警。原舊注警節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策作大恐。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

量力度德接隣之良典皆此旨也晉人語尚簡規而圖治者過矣

都乃上所謂名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讀廟祠言禱求也增史作禱卍崎允明曰大事必告于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趣急也讀信臣使臣也增過秦韓信臣精卒淮陰傳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揚升庵外集申屠剛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可信任之人劉虞傳信命竟不得通減去人字言信人之命猶不信臣也晉人語尚簡過秦臻之訛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揷援韓兵者願大國之信方云策作顧大國遂肆志於秦小爾雅云肆緩也廣雅云信也云云原注申也舊刋注也字下意於秦也。言楚拂國內而起兵以援韓韓必克秦是信意解紛也策作遂肆意。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方云起卒也以上使者解。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方云下路楚之北道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舊刋作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告當作苦仲下有之行一字方云告一作伐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方云名上一有虛字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彊秦之實禍。誣猶云悔也史策絕強齊之敵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促楚援兵冠益相望。旁午不絕也而舊作師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總敘作削國似是篇首作削國矣謂國小無禮。折不用諫臣四字昔者晉公子重耳。公子重耳獻公之子重耳名也獻公信嬖妾驪姬之讒殺羣公子故重耳出亡十數年及國是爲文公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曹共公左傳共作襄浴薄而觀其駢脅釐負羈左傳釐作僖與叔瞻鄭文公臣叔瞻伯呂氏春秋作被瞻此云諫曹君者蓋鄭亦有觀駢脅之事因誤混爾喻老曰叔瞻諫鄭君則與諸書合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又叔詹曰天禍鄭國使遘觀狀貳遠曰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

無禮二字骨子

名言、

見機而作、君子所貴、其貳非常人叛亂之比、

公子亦首眼、

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卽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原舊注君有福未必及已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於諸侯稱萬乘是爲始）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貳二心也增杜注自別異於曹）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晉語首首誅讀貳二心）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入秦三年周按似當作居秦三年若居三年入秦二年似不成語）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猶捐館也讀謂死也）出入十年矣（九云獻公死群公子或出或入凡十年矣）其嗣子（九云奚齊卓子惠公也）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周語敬其祓除注猶掃除也）而社稷不血食也（祭曰血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畸騎二千（師古曰家業世相傳爲畸畸畸騎職之騎士其精可知也原注畸等也言馬皆一體精練也舊注作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注畸畸之間脫今按字）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於晉立爲晉君重耳卽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讀懸謂縛之也）我且殺而以爲大戮（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冗長不似古文）疑有誤似當作我得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

納公子故用重筆

揭禮字

違也（山云違去也）違猶棄也。其表于之間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捿守也。）鞼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故恐衍孟子滕小國也間於齊楚相似矣）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絶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事見左傳僖廿四年廿八年晉語史晉世家。人間訓道應訓呂氏春秋上德篇。）

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收拾有照應部勒齊整句適章妥誰謂古文無紀律廣鑛曰文氣甚奇唫其辭鋒却以肆筆得之議論則刻深痛快快

双提智術能法二士說重人處一正一反

評釋韓非子全書卷之四　贊岐　藤澤南岳校疏

孤憤（舊刊有第十一字。）

高誘曰說孤生之憤志司馬貞曰憤孤直不容於時也舊注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原注法術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術之士退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然法術之士疎而當塗日親則終於不勝也。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折則字下同。）不能燭私（燭燭察也。）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矯正也。）人臣循令而從事（一云從事）拔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讀重人言當塗用事之臣威權重者。山璠曰謂上恐少所字是）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爲去聲）法以利私（私耗）國以便

燭字矯字應上文

用四不因字

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舊刊謂作爲古通用原舊注擅爲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已況其餘乎此謂所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物子云聽猶待也言其以明察勁直待君之用也謂爲人主所聽用詩云聽用其謀且燭重人之陰情且猶將也舊注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原注卽重人也必在繩之外矣使能法之度者多矣原舊注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原注亦重人也當塗卽孟子當路之義不可兩存所有御注之仇也」以相仇也注所存恐兩存訛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方云外右郎中也原舊注外謂諸侯敵國內謂百官群臣左右謂君之左右也原本作內皆當塗之人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原舊注隣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爲用也或本云山云外謂諸侯注非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是以重人

燭字矯字應上文

用四不因字

活用重字妙

有事敵國爲之訟冤賢云注冤恐衍讀訟須也鳳卿曰管子君臣篇大臣亂曰稱述朱長春通演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蒼梧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下注訟說也得之爲之訟冤非也下文亦然不曰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原舊注郎中舊注有爲郎中則五字君之左右舊注有之字匿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匿非也學士不曰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原舊注談者謂爲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原舊注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也其臣洗辦法術之臣也非故人主愈弊蔽也而大臣愈重尤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原舊注重人得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近習故舊新旅之反楚策注習所昵者若夫郎主心同乎好惡舊刊郎作卽無乎字鳳卿曰郎主當作郎中同乎好惡謂同重人好惡下文與同好爭亦就重人而言心恐必之訛

無黨孤特、不可以競也、雖然後人或立黨結盟、以賣其法術、亦未為得也、

疊用五其數不勝也、

或云謂同人主意。讀郎謂郎中與人主也。未穩。**因其**指重人。**所自進也**。自進重人自進也。**官爵貴重**。亦謂重人也。**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訟頌也見上。**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所字衍。**習故之澤也**。習故謂近習。又將以法術之故舊。**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處勢。法術之士所處之勢也。**夫以疎**作疏。舊刋。**遠與近愛信爭**。方云。一無信字。近字衍。愛信二字倒。原舊注。近愛信當作所信愛。注同。舊注。近愛信謂重人是字。有也。今按。近可証。讀近愛信二字奇。失考。**其數不勝也**。原舊注。數理也。數原注。在字下。**以**

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好下恐脫惡字。**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原舊注。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不得見**。舊注。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讀

五不勝之外、更言得見之日少也。

私劍與公法対、字面奇警、

國不可無重臣而不可有權臣、

示一日温而十日寒之之意、語極丁寧、

者。山云荀子知爲人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舊刋作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方云績功曰伐借字。置以功上。有借。借與也。舊注非。鳳說得之。借音藉。假也。左氏計

窈威福茂公家皆私于已之臣韓子所謂重人也

功則借人此言人本有功伐可借以官爵者即便與之以爲已有不可借以美名者。其不可借以美名者。外權重之舊刊及批讀本無不字。讀言借外諸侯之權也爵如此者乃借分已威柄以收其心矣上言責主君是以爵下言分已威故云外凡外云者皆對君而言。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舊注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原舊注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眞僞即行誅罰山云合宜作因參驗而審言辭因參驗即審言辭不待見功而爵祿原舊注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蒙冒通用姦邪之臣安肯乘利飯子道曰乘乖誤一說當作棄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愈一作遇讀遇卑見也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舊注越國爲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方云失權則不能制其地是與以類字爲波瀾般。知不類越舊刊知作智非。而不知捕所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二不類下加於字看猶云於越。則知不類於其國則不知類也人主主恐之字。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呂氏姜姓齊者太公望呂尚之始封也田氏嬀姓陳厲公佗之子完奔齊齊爲陳氏後數十年田氏至于田成子常弒簡公立平公漸大至太公和遂以周安王命爲侯。舊刊無也字齊呂姓田常篡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晉姬姓分爲韓魏趙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今謂當時指韓也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原舊注不知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于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原注刪此四字。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蹟於齊晉舊刊蹟作跡鳳卿曰襲蹟猶言踏襲蹟同行也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原舊注襲重也襲林玉增荀子能掩迹於文武注襲迹也家語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太宰德夫云因也山云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荀子

世論或曰國苟存則可也何必一姓之主一統之君之尚乎嗚呼無忌憚之甚可憎可戮

固無別國之大小也、

至論

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方云萬乘大國。千乘小國也。韓子論直指韓。故曰千乘。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或云智者恐智士誤。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讀程爲呈也。增說文品也。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論定反理。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下其修士三字。必誤宜與下文同法然不知爲何字。原舊注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增山云。精宜作清。圓謂外儲右下顯學作清。他篇作精。晉語小心精注不忍辱也。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平維貞云。舊注智者當作智士。正文可證。原舊注智者謂智謀之士也。今按辯辨通。致力也。或云二略軍幕未辨之。原舊注既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特其精

潔而更。此下恐有脫文。不能以枉法爲治。原舊注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事說。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事說也。不肯聽從也。按。請託不止財貨。人主之左右不聽請謁矣。原舊注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至。則精辯方云精清通。辯辨通。原舊注精謂修士精潔也。辯謂智士辭辯也。舊本注在矣字下。之功息也。息熄也。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或云亂當作辯。原舊注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舊本注在習字下。之功制於近之吏發而人主之明塞矣。原舊注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方云智行。智士行。修士原舊注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舊刊伐作侵誤。不以參伍審罪過。舊注審罪過當參伍之。原舊注參。比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

文勢如轉石于千仞之壑、

豈不痛哉流涕之極乎、

又就大國小國分析其患、

疊下利字、文極壯快、

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原舊注。公正也。止當以此爲患也。讀公患通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有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原舊注。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按使酒之使。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物云。主稱臣於他國。而臣乃受封也。方云。史記蘇秦傳云。說魏襄王曰。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云云。原舊注。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相室。國相也。**剖符**漢書敘傳云。與爾剖符。注。師古曰。剖符。謂封之也。言主稱藩臣於強國。而臣之私封成矣。剖符。孝文紀注。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范雎傳云。攘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

此亦千古通患、

侯。剖符於天下。倍臣執國政。原舊注。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增泰策平原君傳。相室謙公文伯之母正義云。謂傳姆之類。鮑彪云。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圓云。二說皆拘。八經相室約其近臣。內儲下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亡徵相室輕而與謁重。皆指執政大臣。即相國也。蓋三晉列爲諸侯。猶襲故號故稱相室耳。漢志。董仲舒曰。李悝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輦而輦。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在大夫之上。可見是相國而顏注云。家臣未之考耳。今按顏注爲是。**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原舊注。譎詐也。設詐謀以誑誤于儲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變勢。言主自悟改政也。變猶反也。主得再反復昔日之威權。則重臣竊權威者。得保寵祿者鮮少也。桓帝若誅梁冀是也。克壯曰。變猶復。言主若反復其位而猶得固寵者而訓。**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逮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奸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舊刊重人作重臣。**是當塗**

孫鑛曰、奇古精
悄章法字句無
間張榜曰、天地
間乃有此等文

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奸者也舊刋作姦重作姦人所爲必不軌故智士不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上莫有從之遊者原注刪此十七字同惡相濟故與之爲徒屬者必愚汚舊注汚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收斂也恒斂侵漁二字似衍朋黨比周原舊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阿黨爲比忠信爲周也忠信與親也讀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爲忠信與親也讀原舊注泥只是阿黨增旁傳注比近周密也相與一口原舊注雷同是非故曰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劍主上勢孿舊刋作勢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或云使似衍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舊刋有第十二字司馬貞曰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

凡說之難苟子非相篇凡說之難接至亂未可直至也孫鑛曰苟曾不數語然亦

字鳳洲謂其人巧極天工錯非虛言也

第一段論說之難在以吾說當主心

林西仲曰三者近取諸身可以自主故猶非難

欲擒先縱

林曰此其權在人不可以自主者意見下三段當字骨子

人君之心在名高與出於厚利豈可望而知之乎欲強知之則彼必壅蔽不顯之奇而不問則必踏遇卑賤達事情之變如之

工公子蓋衍非吾師說也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知音智去聲言凡是非利害智凡判之將欲使人主警悟難是不易尚非眞難難也原舊注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誤非吾辯爲實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屬辭比事辯給以達其意亦難是不易尚非眞字衍

難也原舊注吾雖不自辯數之意如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爲難也誤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司馬貞曰韓子橫失作橫佚讀言弘放其說無顧忌也失佚通用是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原注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審明人君之意可以吾說合其情故言當之按是襲索隱之說舊注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陰故所說能當未穩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出猶處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也遇合也言合於卑賤也注非不然與下文不對下文亦然必捽達矣舊刋捽作奔事言要言引此作棄達劉氏曰警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爲名高也鳳卿曰名高名聞高節厚利謂厚國家利國家太宰純曰見以爲下節而遇之以卑賤原注所說謂所說之主也舊注上作人彼意在名高說臣乃陳厚利彼以爲下已字下有志節凡下而

何而可乎、是學者之所宜用心也已、

陽收陰用、說去明悉、讀到此節、長大息、

一結、

此無心犯忌、第二段論人主之心難測、

以卑賤相遇、遇賤下有亦字、必弃遺而陳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方云厚上疑脫爲字。梁惠王開口欲利吾國類。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原注所說之君。意在厚利。說臣乃陳名高之節。舊注以名高作說之。則舊注疑此以爲無相時之心。作爲已。而濁遠事情。舊注事情作濁矣。必不收用矣。舊注見弃而不收此則必收矣。索隱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之類也。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史記說上有若字。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事。顯弃其身矣。關其思之類。原舊注所說之人。內陰爲厚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此下不可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史記此下有之字。不察也。史記察作知。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史記此作是。下皆同。者身危。原注。知其密事。語次及之。必見疑。故危。舊注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其疑。其身必危。彼顯有所出。舊刋有下字。其字。事而舊刋無而字。是。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原注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隱匿。有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顯。舊注顯字。無事。又知所以借名。必有危已之心。舊注其事以下。作既所出人。知所爲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或云已上。恐脫賣字。如此者身危。此一段史記無之。讀知者句。言所規之事雖異而有可揣而得者也。原注規謀異事。事已先泄。智者特揣而得之。遂以吾泄之也。疑其漏言而加誅矣。說死。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東郭垂意其形狀知之。謀未發而聞于國中。桓公怪之之類。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忿。語極知言語竊已之智量。陳之也。史記作亡。索隱引此作見。忿。讀亡忿古字通用。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此段史記在貴人有過端之下。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原注此有意暴其短、爲是。

此意外之惠、

此交淺而言深者、

有功亦不可、有敗亦不可、事多如此者、可懼可戒、

此欲激以成事、

而却誤事、此非有奪功之心而迹嫌于奪、此拂其意者、

以上七箇身危字、使讀者悵然、

五則以爲字二則曰字、亦大見其不易易、

正言以發其過。如此者身危。史記禮義作善議。桃作椎。身上有則字。舊注。桃謂發揚。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原註。知其攘功之心也。如此者身危。史記。彊下有之字。不能爲。作必不爲。止下有之字。已下有者字。無如此二字。原舊注。不能而彊。不已而止。必以不討而異。作舊注。與怒故危也。增字惠曰。討。耐也。山陽曰。討誤。故與之論大人。論大人。非議其大臣也。則以爲間已矣。間離間也。史記故下有曰字。無矣字。正義曰。說彼大人之短以爲竊己事情爲刺譏間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人君以爲說者賣己重。史記作鬻權。索隱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以爲疑其挾詐以賣我之權也。增器恐小器。見論語未詳。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史記藉作借。原注。謂舊注藉字非藉君之自作所注愛以爲己資。按。余有丁曰。謂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以爲借我而資彼也。論其所憎則以爲當己也。非子所云嘗試之說。史記無也字。原舊注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爲嘗己也。舍怒之深淺。此原注無增注。已也。也之誤。徑省其

說則以爲不智而訾之。舊刊作拙。史記。說作辭。訾作屈。無徑捷省略其詞。必以爲屈辱。舊注。訾。毀也。以爲無知而見屈辱。舊注。訾。毀也。以爲無知而見屈辱。舊注。訾。毀也。以爲無知而見

艱苦、

曾屬貫愈高、愈容、

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原舊注。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皆舊作皆注。躇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增。此上疑脫如字。讀。強之強如字。此一段注。與下文連合。非矣。強之云者強壯之也。注作勉強解。非。又曰。言其意。頗自以爲卑下。而不能已。是故不能舍已以從他。則說者因爲主飾其美而勉爲之。反以其不爲爲少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讀。其過其惡皆就君所不能事上暴其過惡而以不行事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成其高。有欲舊刊作所。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矜以廣智則佯舉他事。以舉其能。舊注則字似衍。之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舊注有此字。所以助其智也。讀言爲資說於我之地也。注。與舉倒置。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之。

二微見字、無限旨趣、

如此則易入、

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方云。相存之言。謂國家無事之時。則宜綏謀。故以美其名之說。明辯之而暗合於陰情也。原舊注。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爲陳顯義之名。必得而相存者也。相存謂說者身上也。爲人君說利若誅之君亦不利。故曰相存也。美名君之美名也。下文毀誹亦然。注。非也。患也。注亦然。讀內入聲。注。如字。讀非。微見者言隱隱乎言外。使其思而自得之也。增。楚策注。微不顯也。見去音。義恐美字誤。字惠曰。則利倒。欲陳陳恐除誤。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讀。上文彼有至此。史記無。原舊注。欲爲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爲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爲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增注危下宜有害字。以下宜有爲字。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原舊注。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舊注或作規非。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污則大文飾之言此污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爲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已爲善補過而崇重之

三毋字亦一層

也讀此段史記作規異事與同計者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移在自多其力下正義曰刘伯莊曰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甲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其難其敵其敗以為既往者非蓋指將來也史記無也字移在自勇其斷下索隱曰概猶格也刘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僇原舊注彼自彼舊注作或自多恃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按字書稱美曰多概節限也自勇其曲禮食饗不為概又周變傳識去就之概節也。舊刊作之。**斷則毋舊刊作無以其適怒之**適猶失過也史記適作敵此段移在自知其計下原舊注彼自彼或作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適而動怒之也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適於上以致譴怒也今按言人主銳意斷事自謂無其比說者引敵執之人而擬之以論其事有兩可之說必招人主之怒故云。**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史記移在滅其所醜

此極盡其難狀

取徵于古、

一屈一伸、

下自上有彼字則作失原舊注彼自彼或作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舊注有此皆所以護其說者說可以無傷也十九字增注說者說恐當作長說者長字句。**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舊刊作擊非。**然後極騁智辯焉**史記作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摩迎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移在明飾其無失也下索隱引此作擊摩增按墨子云相踵相投相擊相摩摩摩切也原舊注意無拂忤辭無擊摩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得字作以而得盡之**舊刊無得字原舊注作得親近舊注有得字之字。**辭也**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舊注有也字。**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史記蔡澤傳正義曰干今按謂不待君之幣聘而已自干說以求舉用也舊刊注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干求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舊刊加字。**衍**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任之所恥也**孟子注汚下也按振救也或曰荀子楊倞注振震同史記伊尹止此說之成也下宰作庖皆所以作

既到此地位則易爲力、

一結、

又徵于古、

第四段論人情之不可不察

所由此二人者。作故此而涉世。今以至振世。十以吾言爲宰虜。言辱身仕作士。增按仕士古字通用。荀子致仕亦是致賢士之義伊尹以下六十二字。史記在說之成也下。可從也。謂所經久遠也。史記夫作離。作離舊刊。既作未非。**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渥**原舊注離猶經**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原舊注斷割。**直指是非以飾其身**原舊注直指言無所廻避也。飾身謂以龍榮光飾相持其身也。史記引作交則作迺。割作計是。**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原舊注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舊作輸注忠。故曰相持。加注。有如此者說七字。**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武公周宣王之庶兄。桓公友之子也。正義曰胡歸姓也。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臣吾間恐脫曰字。**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增關姓也。與管同。墨子。昔者周公旦非關叔。郎管叔也。山璠曰。左傳哀七年鄭成公臣有桓子思。豈此歟。**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

二結

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史記敘天雨條之下。語各有詳略。增。按。阮瑀書。陰有鄭武取胡之計注引韓子無胡字。其女作其子。因問於作因而問其群臣吾欲用兵。何也。無也字。鄭下無爲字。**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舊注。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說舊注。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爲己同憂也。**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原舊倒。**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原舊注。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史記作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厚者上有然而字。厚作甚。非知上無則字。則難也也作矣。增。**此不可不察也**舊刊無也字。原舊注。晉人譎取士會于秦。士會知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

當也。晉人雖以爲聖。後秦竟以言殺之。是亦處知失宜也。
史記。無故繞朝以下九五字。左傳。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秦大夫。昔者彌子瑕有
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治要刖作剕。下同。文選注。剕古刖字。
彌子瑕母病。人聞。舊刊作間。中山王孺子妾歌注。引瑕往。母無瑕字。間作聞。史記說苑並同。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群書治要。出作歸。文選注。出下有於門二字。引說文。
曰。矯擅也。史汲黯傳。矯命。注。假託上命也。君聞而賢之曰。文選注。無而字。孝哉爲母之
故。故謂病也。忘其刖罪。文選注。犯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
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史記說苑。啗作奉。君曰。愛我哉。藝文類聚。愛我作忠。佩文韻府。愛我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史記。啗作食。
以餘桃。佩文韻府。餘上有其字。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

覆問。
末段說人主之心不可逆。
結法高古。

所以見賢。史記。說苑。說死作前。見賢二字按。增注疑當作而。所以前之見賢。妄謬不可從。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治要。變作移。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
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疎。恐智當而加疎。舊刊作疏。誤。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似當作主之愛憎在
夫龍之爲蟲也。柔。舊刊蟲作虫。史記及三國名臣序贊引作蟲。選注無夫字。可狎而騎
也。贊注。柔上有擾字。擾柔屬上句。無也字。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贊注。有之處字。若
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原舊注。嬰觸。按贊注。作若嬰之。則殺人六字。史記無若字。人主
亦有逆鱗。言怒也。贊注。引無亦字。說史記有之字。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
則幾矣。方云。幾庶幾也。言近乎知遊說之道矣。索隱曰。幾庶幾也。言庶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
主逆鱗。則庶幾矣。二國名臣序贊注引。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與今本文相反。言不可庶幾也。

和氏舊刊有第十三字。

抱奇才而不售安轗軻而不偪者其唯有惠君子而已千歲一出豈得常常而見乎是以或恕天尤人遂或陷暴弃叛亂豈不可惜乎獨文章之士則有托以慰待知已于後世也李滄溟序比玉集曰夫詩言志也士有不得志而言之者俟知已於後也卞和氏奚泣哉悲夫楚如是其大三獻如是其數而舉天下之器題之以石也必三而後悲乎

原注以和氏獻王起見人主不能御臣忠誠不分則人臣之爲和氏者少矣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

名也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王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懷王及其子平王時平王乃昭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六世差矣陳霆尚以懷王之士則有托以慰待知已于後世也李滄溟序比玉集曰夫詩言志也士有不得志而言之者俟知已於後也卞和氏奚泣哉悲夫楚如是其大三獻如是其數而舉天下之器題之以石也必三而後悲乎

韓非子卞和獻玉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

厲王使玉人相之孟子注玉人玉工也廖文英曰舊注沿正韻及諸韻書分玉玉爲一音粟音鷇說非無據然正韻點在中畫旁爲玉工在下畫旁爲寶玉其似是而非者未能詳爲駁正禮六工土金木石攷工記六工土金木石攷工記攷之成土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璧據此初武王次文王後成王也而曹植書注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文王文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璧據此文王次武王後成王也而曹植書注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江淹書注盡王而無而字

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哭泣字上下疊用而中間有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句使讀者悚然

遂始知其寶、而在二刖之後天下之事、比比皆然、嗚呼、孰能不泣者、

句句皆玉、

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王以爲欺、慢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欲獻之、恐復見欺、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遣使問之、曰、天下多刖者、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王以爲欺、慢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欲獻之、恐復見欺、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遣使問之、曰、天下多刖者、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損不急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功已成矣而卒技解以奉選練之士。奉養也。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技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原舊注。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國舊注。并坐其什舊注。伍。故曰告坐。讀以過為罪。故云。商君傳。令民為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罪。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罪。注五家為保。十家相連。燔詩書而明法令。商鞅作偏讀觀此言則不始於李斯也。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請令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延尉雜燒之。蓋李斯襲鞅故術。以毒天下後世耳。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遂。成也。勞。勳也。方云遂進也。易云。不能遂。不能退。原舊注。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增謂勤勞於公家之事也。禁遊官之民。官。官通。原舊注不守本業。遊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彊。八年而薨。史表。秦孝十年。鞅為大良造。定變法之令。後十五年。孝公薨。與此不合。鞅事見下篇及秦族訓。商君車裂於秦。商君當與太子有隙。太子立。公子虔之徒。諸之。竟殺之。楚不用吳起而削亂。而猶則也。秦行商君法而富彊。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原舊注。大臣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民安亂。其於秦楚之俗。原舊注。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蒙猶眛也。冒也。八主篇云。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而人主無無覇王也。

姦劫弑臣 舊刊有第十四字。

原注。此下為姦劫篇也。本亡。其篇首四百五十六字。今補其文。補其目。而合於和氏之後。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治要。親作信。是。下文可證。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

收束兩國以結此篇主警戒人君故說姦臣情狀極精細題名露骨故人或譏之。

大凡立言之敝若道義重則輕王侯視其君若冠讎冠讎何服之有皆不免敝蓋主告君則不可爲教臣子之語說氣節則失事君之禮故言必有主旨孰主旨以論此爲善讀也以辭害志者非矣嗚呼自非聖人言必有弊角利于右則害于左世之立言者宜自省自慎而後免于罪不然則一筆誤入實不爲鮮矣第一段論姦臣所以取信幸

人之大體讀猶大率也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同者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群臣者人主非有舊刋作所有一單作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治要有非字而治要同此治要無二也字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治要必欺作必蔽盡其之其無而臣必重於下矣此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其知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治要作令以致其功治要作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姦利以弊蔽通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者身家間恐脫其字尊家間恐脫而字父子被其澤人爲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利字行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情下脫也字讀幾期同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富貴之家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舊刋有我字行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猶合也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

第二段論人主自取姦臣之欺

亦人君所自招而取

左右已知百吏亦知層層說盡

千古流病、

第三段突接、論正士之難容于朝、

而求容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求安是猶以足撫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折安字愈不幾、迂評安也、也字當作矣。安、字非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弒簡公者也。處非道之位、謂在朝位地也、彼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溺沈溺也。爲流俗之言所沈沒不能自脫。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或云當猶云戮力也方云下當字疑衍。言今人主溺於當世學者之言。而欲復襲齊桓晉文事。嚴威也。嚴天子見大雅常武。讀得位不與群臣同道。故曰非道之位。溺謂也。當嚴天子言犯人主之心也增山播曰。嚴如孟子嚴諸侯。呂氏春秋萬乘之嚴。主之嚴趙岐曰。尊也。又大學鄭注。謂可畏敬也。楊倞注荀子云幾讀爲豈。豈處以下至非明主弗能聽也。三百八十四字。舊刊移在則義非矣下。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至致同、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佳諭

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讀言楚莊王之弟。別是一人。非立陰簡以爲正妻曰甲。恐非名也。田叔傳某子甲萬石君傳曰甲。乙。顏注史失其名。故曰甲乙。非其名也。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讀視示也適讀如字。適君非夫人適如字。所以事夫人也身故固通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舊刊有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十字。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許爲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所謂袒服林子博云。裏當作襄字。又作褱。楚策注。褱袖同。安江信曰。不必改褱引袒衣至裂其裡而褱情可知。作袖解却爲淺。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欲彊戲

讀去悚然、

度數可重而人君輕視之、

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物茂卿曰。而此子之不幸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許弃而子以之做則字看。死從是觀之一有夫字。父之愛子也舊刋有而字。可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刘攽曰。與猶待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言法術之士衆人所害也。何怪夫聖賢舊作賢聖之殘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先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或云。者有罪一本作有罪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也。忌也非明主弗能聽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方云。效猶致。度數。術數。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

第四段論有術者之難立于朝遂及人主之所以自立、

必不幾矣四字、有力、

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山璠曰。苟恐拘字誤增。說苑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猶名實增。事也。奉法宜人。臣之職也。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增。或作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蹈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先子云。為姦之為衍。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汚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當有也字。峻當作浚深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居下舊刋無居字是是以臣得陳

疊特字

人之恃不可恃而不恃其可恃千古比比、不然則豈有亡國失身之徒乎、

第五段、與上段同

恃耳目爲聰明者非、

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彊秦也秦下一有者字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增諸本我下上有爲字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爲我之爲衍下文恃人之以愛爲舊無我字我者危矣恃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視天下不得不爲已聽言皆爲已耳目也治要照作燭耳必治要無目必四字不因其勢而索姦哀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治要無者何二字閽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

古迹可鑑

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一本自篇首至是無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視天下上要下天下上亦有使字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治要照作燭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治要無者何二字閽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服就也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易亦變也而明公道或曰當作明公道而賞告姦困一本舊本作因非也末作而利本事平準書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末作商賈本事農耕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方云於是以下言商君之術因時也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

佳句

弗知者皆非教而不悟說而不聽亦可咲之極哉

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猶過猶多也。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增私恐告衆下疑脫刑字。衆一作不容。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彊地一作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

使天舊刊作夫下必為已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常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讇諛原注。

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

名同而實有異者也有字似衍。夫世愚學之人。原注愚學之人。指儒者稱先生。

比有術之士也猶蝗垤蝗封垤丘。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

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

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彊不凌弱

增。潘岳關中詩注引治國作理。國。凌作陵云。蒼頡篇曰陵侵也。衆不暴寡老得遂幼孤

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繫虜之患。

此亦公舊刊作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

治而惡其所以治皆山潘曰當作者。句絶。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

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

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脫也字上文可例。而國之所以危也

不知者必顛倒是非嗚呼可悲可憫

第六段、論世學之非、歸重于術士、

一有夫字。聖人爲法國者。讀爲法於國也。增法恐治。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方云。義時事之宜也。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謂衆愚以義爲非也。宇惠曰。非下疑當有而俗勝二字。一世之學術。恐術字。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茂卿曰。古者字猶後世則字也。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舊刊無與字。增仁義下少也字。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古今同辭。夫有施與貧困。有恐衍。一本則無與字非也。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不外倒置。內治其家。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

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方云。刑謂誅殺也。罰謂鞭撻譴責也。說文云。罰辜之小者。故聖人陳其所畏。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策之威。銜橛之備。西征賦。懼銜橛之或變。注。銜。勒也。橛。鞮馬口中長銜也。巨月切。雖造父。造父。周穆王臣。善御馬者。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繩墨。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淮南子注。王爾古之巧匠。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舊刊有欲字是。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幾期通。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罪當作罰。恐當作以

真儒能知仁義惠愛之真。苟其不然。安得會聖人之妙道。

天下實有世所謂某某者。世評之不可恃。衆議之不可信。如此已。

又取喻、

刑罰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
誅。幸。徼也。舊刊作託。於犀車良馬之士。增韻曰。古以兕甲。故謂堅爲犀。漢鼂錯傳。器不犀利。增外儲右上。作固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
之利。則可以水絶江河之難。趙世楷本。永作水。是漢高祖紀注。師古曰。直渡曰絶。墨子。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荀子。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絶江河。注。絶過也。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
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
成濟也。平也。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
以彊。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彊之數。察。亦明也。而
不以牽於世俗之言。言豪傑明察術數。而不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也。適當世明
主之意。適。從也。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功。功。事也。舊刊作

亦真理、

處。增處。位也。外儲左下。子之處。人之所欲也。處之謂足尊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直。舊刊作是。爲天子。
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霸主。增王猶長也。十過爲五霸長。山璠曰。首也。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臣。舊刊無臣字。
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天下。而名垂後世。
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迂評。作說。主使人主。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
其衆。以安其國。言其無術。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
黥。舊刊增黥。黥同。黑也。作黶。鼻山璠曰。當作黶。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二字
行。之仇。是雖舊刊有字是。殘形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
於智伯。若秋毫之末。讀而實十二字作二句者非。增。言無私毫之末益于智伯也。此吾

語言過激、不免于敝、

引古諺以收、

末段論人主之可哀、

之所」下也。卑。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
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舊刊。無字。
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
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
也」虜文英曰少。短也。譬人曰少」之猶稱人曰多」之又曰稱異傳光武以此多」之。諺曰厲憐王子厲方云郭注引厲下有人字。增云莊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後漢馮
末見楚策韓詩外傳策載荀子爲書謝春申君曰厲人憐王注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弒故反憐王呉注癘癩也。刺客
傳注厲音賴索隱古多借厲爲賴今癩字從病。此不恭之言也策言作語。雖然古無虛
諺策無此四字。不」可不」察也策有審字。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謂上
一有此字。策謂作爲。人主舊刊脱主字。國策有。無法術以
于爲反古字通用。年少而矜材五字。御其臣雖長年字倒。而材美舊刊作美林非聚文堂本作美材。大臣猶將得

勢擅事主斷國策注專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
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
適舊刊誤作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策作戒。曰猶云春秋記曰也。楚王
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戰國楚策無問入二
字。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策遂作因注昭元年與國策詳略不同。
齊崔杼其妻美策其作之。而莊公舊刊作王誤。通之數如崔氏之室請上
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上楚策有莊
公二字。與之分國崔子不許請自殺於廟杜預曰。求還廟自殺也。
崔子又不聽公乃走策有出字。踰於北牆策北作外。賈舉射公中其
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斫斬也。死猶殺也。而立其弟
景公。策注。左傳襄二十五年。近之一本作近是。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

主父趙肅侯子。武靈王名雍。百日而死楚策孫子爲書謝春申君曰。於砂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秦策范雎說秦王曰。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楚策注。縮。蹙也。蓋束之。事在趙惠文四年。淖齒之用齊也。秦策注。淖齒。楚相。楚使救齊。因相之。范雎傳索隱。秋正名篇。作卓齒。貨殖傳。卓氏徐注。卓一作淖。乃知卓淖本一姓也。呂氏春秋。今按用趙謂擅制趙國。擢潛王之筋。潛王宣王之子。名遂。策注。擢。引也。今按擢拔取也。或曰擢當作揭。揭拉同。拉。摧也。齊襄公使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拉殺之。懸之廟梁宿昔也。齊襄公使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拉殺之。懸之廟梁宿昔一夜也。而死事見上策。昔作夕。夜也。策作夫。通作昔。事在閔四十年。正曰三十年。故曰四十年。

厲雖癘腫疕瘍一病名。癘。惡瘡。癘省文。舊刊作癘。策作癩。腫。韓策作臃。肉腫起如癰潰也。莊子亦用此。瘍者造于醫師。是楚策作胞。胎衣。無所取義。疑疱誤。鳳卿云。胞胎訛。即疣字。上比於春秋策作上比。比前世。未至於絞頸射殷也。于鬯崔杼下比於近世。舊刊作下比於勢臣。誤。未至於飢死擢筋也。李兌淖齒。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扁也。悲憤之語。其祸人主者至矣。必甚於厲矣。舊刊脫於字。國策有於字。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楚策雖厲作厲。雖言癩者至卑也。王者至貴也。以至卑憐至貴者不恭莫大焉。然事或審其實有甚爲者。爲大臣所却殺死亡。其謂之何。世主知恥受癩者疵憐而不知爲重臣權家所穿鼻終至劫殺之害。則厲憐不可謂不恭也。流世之人主。韓非不可不讀也。嗟。